

从文学地理学角度研究草原文学中的动物意象

郭志清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师范学院 内蒙古乌兰察布 012000)

【摘要】 草原文学中特别注重草原景观描写、地理意象呈现和地理空间建构,关注人与自然、动物的关系,文学地理学方法能极大地有助于我们对草原文学和长篇小说的理解。草原文学人与自然自由完美统一的审美特征,突出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对动物的态度上。我们不但能够从草原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列举出许多用拟人化手法表现动物情感的作品,而且可以感受到草原牧民是把何等真挚的情感移注到动物身上的。草原文学作品中写了很多动物,其中鹰、马、狗、狼着墨较多,而且极具草原特色,有很强的地域色彩。本文主要从草原小说中所描写的动物意象入手,来探究草原文学中动物自然意象与作者思想情感的关联及其独特意义,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气质。

【关键词】 文学地理学;草原文学;动物意象

DOI:10.18686/jyyxx.v2i11.38390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草原文学的界定有不同的观点,我比较认同内蒙古大学教授刘成在论文《“草原文学”界定及其它》中提到的观点:“草原文学”就是反映迷人的草原之美的文学,歌颂草原人之美的文学,描绘出草原之风俗画的文学,着力表现草原人民的风俗习惯,生活情趣,风土人情和各民族友爱和谐的文学。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对草原文学中的动物意象进行研究,对于建立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内蒙古本土文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1 极具灵性的动物意象

动物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有情有智的生灵,是人类的朋友,同时这类意象具有很强的象征寓意性。小说中对于动物形象的塑造并不少见,在世界文学的范围中已是层出不穷,如美国作家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日本作家椋鸠十《雁王》、中国作家沈石溪的动物小说系列、郭雪波《大漠狼孩》、黑鹤的《重返草原》等。可见,对于动物形象的塑造已成为了世界文坛上一道独具韵味的景观。动物形象不再是简单的符号,而是成为代表着独特的文化心理以及生态价值的独立主体,包含着更为广泛而深刻的道德内涵和生态意蕴。草原文学中的“鹰”“马”“狼”等意象就有着草原精神的独特体现。

蒙古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马是草原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辽阔草原上奔腾的骏马是草原特殊的标识,牧民的生产生活离不开马,草原传统的竞技比赛中,赛马骑射的项目中也少不了良马。在骏马的飞驰中,充分展现出草原独有的生机与活力。比如,在内蒙古作家里快的草原小说中,矫健而自由的骏马是草原上原始生命力的精魂所在。在他的唱片草原小说《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中,所展现的马种类颇多,有四眼神驹、紫骝神骏、沙里红、飞鬃马、火龙驹等,这些马各具特色,既能感知到危险,及时发出警报,又能分辨其他马背上的人是敌是友,与主人的心灵高度契合。马既可以驮主人飞越火海而人无损,也能在主人受到陷害藏身于山洞时,巧妙的引开敌人,护得

主人周全。由此可见,在马的身上充满了奇幻的色彩。

除去骏马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外,草原小说中对于鹰的描写也令人称奇。例如,在《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中,在草原上的漂泊,使得主人公和鹰之间建立起某种默契,彼此可以顺畅的交流。遇到紧急的状况时,老鹰可以发出警报担任着哨兵的职责,同时也是不忘恩情,以死相报的精魂。鹰的聪慧和灵动令人惊叹,更为震撼的是当主人公勿拉布和中毒箭身亡后,陪伴他的每只鹰眼角都淌着泪水,啄食完他的尸体后相继撞死在山洞中,这一幕着实撼动心灵。在对草原上充满灵性的动物进行刻画时,是在遵从其动物本性的同时,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个性特征。除去马、鹰、狗等形象外,草原小说还叙述了红狐,传说亲眼看到它的人会得到幸福与安康,直至终身;倒毙路边的白狐,至死都仰望故乡,表达着对故土的眷恋;还有神秘的白驼,可以洞悉人的内心世界,并最终陪伴人完成心灵的救赎。这些有着独特价值的生命个体,为草原小说增添了神秘奇幻的意趣,体现了草原人民热爱自然,平等对待生命的价值观念,更传递出对于草原生态的深刻思索。

2 动物意象的现实意义

蒙古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世居草原,以畜牧为生。他们洒脱、自由、勇敢、坚毅,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中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但是,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逐步深入到草原,原本水草肥美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蒙古族的传统的生存方式不断被弱化,传统的民族文化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作家们为草原的传统文化的消解而深感忧虑,为唤醒人们对传统草原文化的记忆,蕴含着草原坚韧顽强的精神的疾驰的骏马,成为了草原人民热烈豪放激情的载体,对草原传统事物的生动描绘,使作品充满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浓厚的民族气息。

对于草原退化的严峻现实的叙述,传递出他个人的直接体验和对生态环境、动物命运的深刻思考。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对动物生存地的破坏,使得曾经“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茫茫草原,日益退化。曾经的草原水肥草美,如今却满目疮痍。面临严峻的考验,动物们又将何去何从?很

多时候,人在面对自然时,常常忘却自然的生存法则,人有人道,兽有兽道。人类应该自觉的维护生态平衡,清醒的认识应大力保护不可再生资源,对破坏草原的行为感到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例如,在《狗祭》中,老人只能杀死被居心不良的人类驯服的狗,借助铲除作恶的动物来表达捍卫草原文明的决心。人类在错误观念的指引下,对动物残忍的猎杀,不仅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更是对人类自我心灵的猎杀,如果肆意破坏,那么曾经和动物和谐相处,彼此信任的美好时光,也将不复存在了。由无数物种构成的地球生物圈,物物相生相克,存在着奇妙的自我调节机制。在自然进化史上晚出的人类,是唯一有能力毁灭这种机制的生物。随着对生态文明的关注,人们对待动物的态度更加成熟,在与动物们的相处中,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开始遭到质疑,人们将目光重新投向自然。由于现代人类缺少一种敬畏自然的信仰,所以变得无所顾忌。在苍茫辽远的草原上,天气因素是影响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的重要因素,蒙古族将天称作“腾格里”,认为天赐予人民平安祥瑞,神圣而富有灵性的动物都是腾格里的恩赐,骏马、红狐、白驼以及哈日巴拉都是腾格里派遣来的精灵,带有神秘奇幻的宗教色彩,人们对它们充满敬仰之情。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草原文明的对抗的缩影。人与自然不应该是绝对的对立,不要试图去征服自然,而应与自然和谐共生。

3 结语

文学地理学不仅为传统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

角、理论与方法,解决了传统文学研究所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为文学恢复同大自然的联系提供了学理上的有力支撑。生态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所指出的,“尽管我们的科学和文化驯服了自然荒野,但我们仍然是流浪者,不知道如何评价大自然的价值”。经济的迅猛发展,科技水平不断地进步,对于自然的敬畏变成了对科学的推崇,对于自然的肆意索取和破坏,最终令人与自然背道而驰,由和谐共生转变为敌对状态。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宿命无以阻挡,随着社会大发展变迁和人们生活思维方式的变化,注定了对传统文明的坚守是艰难的。所以复归自然并不是重回古朴,而是在对古朴的追求中更好进行自我的反思,对传统对过往保持敬畏之心。世界因万千生命的共存而丰富多姿,人类既处于自然之内也在其之外,建造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的理想家园,应该将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转变到客观科学的行动中去,达成人与自然的健康互动,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物质与精神的诗意栖居。

作者简介:郭志清(1978.8—),女,蒙古族,内蒙古商都人,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项目课题:从文学地理学角度研究草文学中的动物意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编号:jsky2019002)。

【参考文献】

- [1]刘成.“草原文学”界定及其他[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 [2]梅新林.世纪之交文学地理研究的进展与趋势[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0,1.
- [3]里快.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184.